

東北地方戲

(二人轉)

齊二嫂串門



遼寧人民出版社



齊二嫂串門

徐

題

女：一條大河彎彎曲曲，

男：河水滾滾奔正西。

女：河南是一漫平川地，

男：遍地的莊稼溜腰齊。

女：河北有個村子叫十里鋪，

男：村子不大有住戶一百一。

女：一百戶全靠每年勤儉種地，

男：還有十戶專指着做生意！

女：只因爲四外幾十里，

男：每逢到三六九日要來趕集。

女：這一天正是六月初九，

男：十里八村的人又來聚齊。

女：集市上人山人海不透氣，

男：小攤上擺着各樣的好東西。

女：這時候街上走着人一個，

是個媳婦打扮，今年不過二十六七。

只見她腳穿的布鞋是千層底，

身穿一件藍花上衣。

她家住齊家村人都叫她齊二嫂，

在村裡她思想進步生產積極。

男：掛鋤時候合作社事情少，

她一來辦事，二來串門。

爲要搭趕集的車她起得早，

到十里鋪的時候，街上人很多。

齊二嫂辦完事就往妹妹家。

要知道她看妹妹的心太急。

女：一路上齊二嫂暗自核計：

「這幾年可真難爲孩子他二姨！——」

男：妹夫不好好做生意，

偏跟些蔣匪軍跑東跑西。

女：自從他跟着蔣匪逃走了，

直到今年沒消息！

男：有人說他如今還活在世，

有人說他早就死去。

女：妹妹她一個人可真不易，

吃喝穿戴哪樣不到也要受委屈。……」

男：齊二嫂心裡想事脚下走的快，

不覺走進了妹妹的院子裡。

女：她心想：「姊妹倆何必客氣，

驚動她出來迎接太多餘！

不如乾脆進屋去，

免得她謙謙讓讓顧東照西。」

心想着順手推開門兩扇，

男：她這一進屋不要緊呀，可吓壞了鬼鬼祟

祟、賊眉鼠眼的孩子他二姨！

他二姨一見有人進屋裡，

不料想大清早有人串親戚。

一時疏忽沒把門關好，

媽呀！真差一點洩漏了天機！

心裡蹦蹦跳，三魂不附體；

兩腿直哆嗦，忘了手裡有東西！

噹啷啷兩個飯碗摔在地，

兩雙筷子也沾的滿是泥！

嘴裡說：「姐姐，你怎麼這麼早就來

啦？」

一隻手忙去捂炕席。

連忙咳嗽打掃，

就像是給誰遞消息！

女：齊二嫂忙問：「這是誰來吃過飯？」

男：她妹妹忙說：「不，這是我一個人用

的。」

女：二嫂說：「你可真是不嫌費事，

怎麼用兩雙筷子吃東西！」

她心想：「往年我來到她家她歡喜，今天怎麼就像有啥事在她心裡。」

臉色分外不好看，

屋裡也分外不整齊，

炕上被褥沒整理，

地上還有幾塊西瓜皮。

就像是有人曾經來過，

吃過早飯才把屋離！……」

男：這時候她妹妹哈腰去撿碗，

女：齊二嫂這裡可就更犯了疑：

「爲什麼她走路有氣無力，

就像是沒睡醒，搭拉個眼皮！

莫不是她早睡晚起不勤儉？

莫不是她生產不積極？

她去年也參加了合作社，

也早該改造的差不離！

也許是一個人的日子不好過，

想找一個當家的？」

齊二嫂想了一陣也就沒在意，

男：她妹妹那邊可早坐不住龍宵殿了，緊忙

地抹桌擦椅、鋪炕掃地，就像那熱鍋上

的螞蟥！

女：齊二嫂脫鞋上了炕裡，

說：「妹妹，你別忙活啦，跟我外道又

何必！

什麼乾淨埋汰的啦，沒關係，

姐姐我又不是來相姑爺看女婿！」

男：她妹妹連忙說：「還是乾淨點好，

你不來，我也要收拾這些破爛東西。

姐姐你下地來幫我燒火，

我給你整點好吃的。」

女：齊二嫂說：「我清早吃過了飯。」

男：妹妹說：「你可跟我別客氣！」

女：齊二嫂說：「你快來讓姐姐看看你，

這半年不知你怎麼過的？」

我心裡可總是把你惦記，

可惜是正農忙沒空串親戚。……」

齊二嫂衷心的話兒一句接一句，

男：她妹妹哼哈點頭扯東道西。

合：姊妹倆越嘮喀越少，

女：齊二嫂才看出是話不投機。

男：你道她妹妹一旁怎麼想？

她恨不得她姐姐趕快回家去。

女：齊二嫂明知妹妹不樂意，

磨磨蹭蹭就是不捨得把妹妹離。

男：六月裡天雖長過的也快，

不覺得天上的紅日偏西。

女：齊二嫂說：「我在這兒住一宿，

姊妹倆多日不見也怪親的。」

男：妹妹說：「你孩子扔家誰給帶？」

女：二嫂說：「那孩子能捨我，可不能把奶

奶離。」

男：妹妹說：「不回去你公公能樂意？」

女：二嫂說：「哎呀，咱那公公可開通啦，

還有個好脾氣。

妹妹呀，

來回就是好幾十里，

來一趟呀，可真不容易。」

男：說着話，一輪紅日就落了地，

女：齊二嫂拿剪子把燈捻剪齊。

男：她妹妹在一旁不言不語，

分明她又是後悔又是急：

「悔不該不早點攆她走，

夜深人靜只怕是洩漏了天機。

倒不如叫姐姐出外去借宿，

咳！這怎麼行呢？叫姐姐看破了定要猜

疑。

實逼無奈就得這麼的，

不露聲色料也沒關係。」

女：齊二嫂見妹妹坐那不起，

心裡不住犯核計。

她順手就去拿被褥，

忽然看見被隔上有件東西。

齊二嫂輕輕拉過來看仔細，

呀！

原來是一件男人的襯衣。

好像是頭上澆了一盆翻開的水，

齊二嫂只覺得一陣昏迷。

早晨的事情重又勾起：

「原來不是我瞎猜疑。

好呀！死丫頭，你竟做出這等事，

就不怕臊掉你的臉皮？」

男：她妹妹光顧得擔驚受怕，

也忘了被隔上有件襯衣。

女：齊二嫂拿起襯衣剛要問，

男：她妹妹臉上立刻褪了一層皮。

奪過襯衣就掖在褥子裡，

說：「姐姐，你怎麼隨便翻東西？」

女：齊二嫂說：「你先不要跟我來氣，

我倒要跟你問仔細。

我問你：這件衣裳是誰的？

爲甚麼放在你的被隔裡？」

男：她妹妹一旁忙開口：

「姐姐，你可別沒事亂猜疑。

那是別人的衣服託我給洗，

沒倒開空就放在被隔裡。」

女：二嫂說：「你不要跟我瞪眼撒謊，

妹妹呀，說實話我可不能不猜疑。

我看你近來變了樣，

在屋裡又看見些奇怪的東西。

妹夫他五年沒信息，

也許他早就一命歸西。

你等他等了五年整，

按理說也就不容易。

你若是另有心事姐姐也同意，

本來嘛，等到哪年才是個日期！

可是妹妹呀！

這件事千萬要光明正大，

可不能明來暗去亂搞關係！

告訴姐姐，你看中了哪一個？

姐姐給你託個媒，選個佳期。」

男：這時候，她妹妹嘆噀一聲跪在地，

抱住姐姐哭啼啼：

「姐姐呀！你可千萬饒了我，

饒了你妹妹沒出息！」

女：「他姓啥？家住在哪裡？」

男：「他……他姓啥我也記不得。」

女：「你怎麼連他姓啥也記不住？」

男：「他……不是姓張就是姓于。」

女：「知不知道他的家住在哪裡？」

男：「住在……住在南邊大河西。」

咳！你別問啦！我也不知道他的底細，

你管這些閒事太多餘！」

她妹妹說着說着低聲哭泣，

女：這可難壞齊二嫂啦！她說也不是，問也

不是，只得乾着急！

男：姊妹倆對面無言語，

半天才放被睡覺，誰也不再提。

這時候正是夜深人靜，

屋外面天高氣爽月明星稀。

四下裡聽不見一聲響，

只聽見小蟲兒叫唧唧。

女：齊二嫂在炕上翻來覆去，

越核計越覺得事情出奇。

她妹妹的性體她知底，

家裡外頭屬她精細。

待人接物從來不吃虧，

爲甚麼那人的名字她倒記不的？

看她那副慌張神氣，

定是有天大的難事在心裡。

等明天我一定刨根問底，

看她對我有啥說的！

齊二嫂朦朧中剛剛閉上眼，

忽聽得「嘩啦！嘩啦！」從炕沿上直掉泥！

齊二嫂急忙問道：「是甚麼響？」

男：這一旁可吓壞了孩子他二姨！

原來她也沒睡覺，

你要知道，她那是害怕心虛。

她正在膽戰心驚睡不着覺，

炕洞裡有動靜她可着了急。

有心告訴他一聲吧，又不敢，

叫姐姐聽見可不的了。

忽聽得姐姐一聲叫，

只吓得她媽呀一聲、渾身發軟、兩眼發

黑、哆哆直顫，變成了一灘泥。

她忙說：「姐姐別害怕，

那是耗子啃東西！」

女：齊二嫂心裡更納悶，

她可沒聽出是耗子啃東西。

她只覺得這聲音出在炕洞裡，

震動得炕沿幫掉下了泥！

可是這炕洞裡爲啥會響？

這可是不大好解開的謎。

齊二嫂正想着，身上一陣冷，

順手把夾被往上提一提。

不知爲啥還是覺得不得勁，

順手摸了摸身邊的炕蓆。

呀！涼冰冰的好「拔」手，

炕蓆底下硬梆梆的還不像泥。

二嫂心想：「晚上做飯是我燒的火，

爲甚麼還是這麼涼的賽過地皮？

炕洞裡面一定有鬼，

若不然事情怎會這麼稀奇？

是不是有人藏在炕洞裡？

不能吧？咳！這件事實在太可疑！

齊二嫂從頭到尾前前後後反覆地想，

睜着眼睛直等到天明雞啼。

這一夜炕洞裡又響了好幾次，

明明白白那不是耗子啃東西。

第二天天明一早起，

齊二嫂急忙收拾東西。

她說：「我得趕早回家去，

免得公婆替我着急。」

說完話她就走出去，

男：這屋裡可樂壞了孩子他二姨。

她急急忙忙回到屋裡，

開口就罵聲：「死東西，

怎麼一夜就不能忍，

差一點就洩漏了秘密！」

女：這時候，從炕洞裡鑽出一個，

瘦瘦的臉膛青面皮，

渾身上下淨是土，

真像個耗子滾了一身泥。

你知道這人是哪個？

原來就是他二姨的女婿趙成宇。

五年前他跟蔣匪跑進關裡，

故意造謠說早就一命歸西。

在關裡她受過專門訓練，

他走過南京、香港，還到過山西。

殺劫、縱火罪大惡極，

去年冬他奉命回到東北，

收羅情報專門跟美蔣聯系。

大白天他不敢明來明去，

恐怕是村裡人看他可疑。

炕洞就是他藏身之地，

出來進去也很便宜。

男：哪想到，偏偏來了齊二嫂，

坐在家裡寸步也不離。

只慫得他在洞裡一天一宿，

又飢又渴渾身沒力氣！

出洞來他忙說：「快給我一口水，

你姐姐若再不走呀，我可就不能再客

氣！」

女：齊二嫂邁步出了妹妹的堂屋地，

出門轉身奔正西，
看看妹妹回屋去，
從後面又回到了院子裡。
悄悄走到後窗外，
只聽見屋裡有人小聲笑嘻嘻。
從窗戶縫往裡看個仔細，
哎呀！屋裡那人不是妹夫趙成宇？
他不是已經早死去，
爲甚麼鑽在炕洞裡？
趙成宇過去的罪惡不小，
不用說，準是他仍然作惡作賊心虛。
齊二嫂這才如夢初醒：
「啊！原來他們是要的這套鬼把戲！
他是特務我得去檢舉，
哪管甚麼妹夫甚麼親戚！」

男：

她心裡暗把妹妹恨：
「你不該把特務藏在家裡，
隱藏敵人我就不能包庇，
哪怕是親生姐妹骨肉分離。
共產黨領導我們走向社會主義，
反革命分子就是仇人！就是死敵！」
她心裡越想越有勇氣，
溜出院子直奔大路西。
在村上她找到了公安委員和村長，
民兵們立刻就聚齊。
當天就把趙成宇依法逮捕，
又搜出手槍、電台還有照像機。
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人人歡喜，
都稱讚齊二嫂大義滅親是婦女的一桿
旗。

兩個社員

金寶餘

(頭板胡胡腔)

女：說的是三月二十九，

男：一輪紅日出山頭。

女：一場春雨下的透，

男：小苗長的綠油油。

女：有一位社員名叫劉春有，

趕着糞車走出村頭。

(二板胡胡腔)

一邊走着一邊唱，

過了一道小河溝。

過了河溝道可不好走，

高高低低疙疙瘩溜球。

(壓不聲)

走一步大車踉一踉，

糞塊子顛蹠到地上頭。

小劉抹身去撿糞，

瞧見一人過河溝。

這個人揹着一個小包袱，

細一看是姐夫萬侯。

叫姐夫可不是「姐夫郎舅」，

他倆本是「連筋頭」(即連襟)。

(喇叭牌子)

男：忙春耕社員們下地把活做，

老葛他挑着黃菸四村遊。

昨晚上社裏開大會，

都批評老葛的做法不對頭。

老葛說：「我不是不把活做，我賣菸掙錢好把資金投。」

女：主任說：「你也不必四村走，賣給大夥吧！家家當不了抽。」

講妥了菸價每斤四角六，

男：老葛他靈機一動計上心頭。

笑嘻嘻的開了口：

「明天我還得上趟梨樹溝，

眼看着我老婆子要貓下，

去接丈母娘把月子侍候。」

女：婦女組長金素華忙擺手，

說：「這個事大哥你不用發愁，

葛大嫂貓下我們都能伸把手。」

男：老葛他一聽直撲楞頭：

「大家的好意我領受，

可現在正是忙時候。

明天一早我就走，

回來時也不過喇落日頭。

後天就下地把活做。」

女：社主任這才答應了他的要求。

男：今早晨葛萬侯吃過早飯，

一出村正碰上妹夫小劉。

女：小劉他見姐夫剛要開口，

又只見果木園子裏有一群牛。

有兩頭牯牛頂開了架，

撞的那果樹枝兒攪攪悠悠。

有心要去轟牛，又倒不開手，

忙招喚姐夫葛萬侯：

「姐夫！姐夫！你快把牛轟走！」

男：老葛說：「我沒工夫去轟牛！

我轟牛誰也不給我糧幾斗，

沒有人記分，誰給報酬？」

女：「牛頂架咱們不能看着不管，

果木樹也有你一份在裏頭。」

男：老葛他不理鬍子抬腿就走，

女：劉春有只得自己去轟牛。

轟走牛不知大車哪去了，急的小劉汗滿頭。

跑過了小崗往下一溜，

兩匹馬拉車正往下坡「味溜」。

小劉他攢不上急的直搓手，

眼看着大車翻進了泥溝。

（大武嗨嗨）

男：社員們聽說都來阻，

蹣壞了那根大車軸。

大夥一見急忙動手，

卸下糞來把車攔。

女：劉春有卸下車軸扛在肩上，

說：「我上王家爐去接車軸。」

王家爐就在西山後，

來回也用不上兩個鐘頭」。

（鋸大缸調）

男：劉春有，走的歡，

轉眼來到王家灣。

偏趕上王家爐停了火，小劉他一見爲了難。

有心不修理回去吧，

社裏正等着車使喚。

別處的鐵匠爐離這遠，

數梨樹溝最近還有三十三。

來回六十多里地，

回來一定要黑天。

認可貪黑我也得去，

怕困難算什麼青年團員。

想到這扛起車軸把路趕，

到了梨樹溝日頭剛偏。

走進了鐵工業生產合作社，

把車軸交給了一位老社員。

轉身去把老丈母娘看，

女：老太太一見二姑爺樂顛顛：

（白）快坐下歇歇吧！

男：「今年春社裏活忙，沒來把您看，

今天給您老拜個晚年。」

女：「你是爲了社裏生產，

不來拜年我也喜歡。」

男：「我姐夫來接您咋沒去？」

女：「他多嚮來的呀？我沒看見。」

男：小劉一聽發了愣：

「老葛出村時日頭剛冒尖。」

女：老太太說：「他這人一屁八個謊，

幹啥事比耗子還要尖。」

也不知又搞的什麼鬼？」

男：小劉說：「他八成又去搗登菸。」

劉春有吃過晚飯就要走，

女：老太太上前把他攔：

「你明天走吧明天走！」

男：「不！耽誤了一天是一天。」

女：再三留他留不住，

他扛起車軸把家還。

出村剛走三里地，

呀！紅日沉沉下了山。

咱不言小劉貪黑把路趕，

男：再把那葛萬侯談一談。

他根本沒去接岳母，

他是到三家子買黃菸。

揹着黃菸往家走，

一路上心裏打算盤：

「賣菸每斤四角六，

買菸只花三角三。

四角六，三角三，

相差一角三分錢。

一五得五，三五一十五，

五十斤黃菸正掙六元五角錢。

哪個社員能比得了我，

心一活就够他們忙三天。」

他白天回村怕人看見，

故意磨蹭到黑天。

男：葛萬侯來到家，

看見窗戶白花花。

他剛要邁步把門進，

忽聽屋裏把小孩誇：

女：有的說：「你看這小鼻子像他的爸。」

有的說：「你看這大眼睛像他的媽。」

男：不用人說知道了，

準是我老婆子生了胖娃娃。

我得趕快躲一躲，

把菸藏到背脊兒。

想到這裏就要走，

一轉身正碰上金素華，

女：素華說：「大哥咋回來這麼晚？」

我大嫂生了個胖娃娃。

老張他騎着社裏那匹棗紅馬，

才把助產士接到家。

方才胖小子落了草，

我回家去把雞蛋和小米拿。」

素華正然來說話，

忽聽房門一吱嘎。

從裏邊走出人幾個，

問：「大哥你咋才回家？」

大嬸她怎麼沒來到？

你背着麻袋幹什麼？」

男：老葛他心裏蹦蹦直跳，

越着急說話還越結巴。

「她她她她老沒有空兒，

好幾個小孫子纏着她。

這麻袋黃菸原起寄存在他們那，

今天順便捎回家。」

（大武嗨嗨）

男：老葛他正瞪着眼睛胡說八道，

忽拉拉有一群人走進院來。

頭前是妹夫劉春有，

後跟着社主任何廣才。

女：原來是小劉剛才回到社內，

正趕上管理委員們把會開。

小劉他放下車軸直擦汗，

男：大家問：「你咋才回來？」

女：小劉把接車軸的事兒講了一遍，

男：大家說：「你真把社掛在心懷，

爲了社不怕天黑路又遠，

等明天把這事寫在光榮台。」

女：小劉說：「不就誤生產比啥都好」，

又把那老葛的事情講明白。

男：大家一聽覺着奇怪，

不知道老葛兜裏揣的哪付牌。

主任說：「大家跟我走，

看看他回來沒回來。」

一進院正碰上老葛說瞎話，

女：小劉他「吭哧」一聲就把口開：

「你說上梨樹溝怎麼沒去？」

男：老葛說：「我我我剛從那回來。」

女：小劉說：「紙裏頭怎能包住火？」

雪裏頭怎能把死孩子埋？」

接着把見岳母的事兒講一遍，

男：老葛他這回可才搭拉腦袋。

吞吞吐吐說不出話，

女：社員們個個把口開：

男：這個說：「你倒是搞的什麼鬼？」

女：那個說：「你倒是從哪把黃菸買來？」

男：主任說：「大家不要嚷，光吵吵也不能

把問題弄明白。

老葛你好好想一想，

這種做法應該不應該？

別人都下地去送糞，

你怎麼老想發外財？

搞好合作社大家富裕，

剝削思想要丟開。

大家都像你這個樣，

社會主義多啥才能到來？」

主任他一句更比一句緊，